

首位巴黎国家舞团华裔舞者

林雋永 梦想成真



“我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我相信命运的安排。今时今日我来到了这个位置，成为职业芭蕾舞舞者，享有终生制的聘用合约，当中实在有很多奇妙巧妙的地方。”来自香港的林雋永如是说。

刘玉华



▲少年时便离港赴法习舞的林雋永
Julien Benhamou摄/OnP

二〇一五年九月正式加盟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（Paris Opera Ballet 法国国家级舞蹈团）的林雋永刚于较早前（二〇一七年三月初）随团到东京巡演两个星期。这是他第一次随团到亚洲演出，虽然没有安排正式上场表演任务，只委派他作后备舞者，每场演出他都得留在剧院内作好准备，若有其他群舞演员临时未能如常演出，他便得随时替代出场。

尽力而为顺其自然

完场后相约他访谈，我俩在附近的酒店大堂坐下开始对话，方发觉相距上一回跟他在巴黎歌剧院舞蹈学校（Ecole de Danse de l'Opera National de Paris）见面，转眼已是五年光景过去。

林：嬷嬷跟我说：“命中注定属于你的东西，你终归会得到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不要强求。能去法国就去吧！能做到舞者，就当个舞者。总之，做你要做的事，尽力而为便可，不要贪心。”我认同她的说法，这是我很个人的想法。

刘：时间过得真快，二〇一二年四月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学校见到你，你仍是暂取生。之后，你通过学校的年度考试，成为正式的学生。如今，你更获聘用为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群舞舞者。可以谈谈你在巴黎的习舞经历吗？

林：唔，我二〇一二年九月正式成为舞校Division 2的舞者（舞校共分一至六个班别，年纪最小的入读Division 6，将毕业的学生属于Division 1班别）。原先是暂取生的时候，我被编配到Division 3。连暂取生的日子，我在舞校共修读了四年，因为我毕业的时候，第一次考舞团未能成功，于是返回舞校再重读了多一年。当时我未足十八岁，可以留校再修读多一年。其实，那时候，我只差几日才满十八岁，学校方让我再留校，真是走运！（笑）假若我早几日出生，已满十八岁便不能重返学校。

重读那年我足十八岁后，便搬离当地寄住家庭（host family），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住房间，星期一至五白天到舞校上课接受训练，晚上、周末及假期回自己的住处，过独立生活。

重读那年，我准备再去应考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，也同时到其他地方的舞团面试，担心若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仍不录用我的话，我需要寻找出路。

刚巧当时（二〇一四年十二月）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演出Jean-Guillaume Bart编排的舞剧La Source，我本来是其中一段四人舞的后备演员而已，因为这段舞实在很难跳，有舞演员受伤了，后来只剩下两位舞者。舞

团临时决定让我出场，这是一段 sujet（soloist）独舞舞者的舞段呢！

刘：你有多少时间去学习这个角色、舞段？

临急受命自学舞段

林：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好紧张。他们临正式公演前不足一个星期通知我学这段舞，但是，按照一般情况，演出前一星期舞团已经开始在剧院的舞台上彩排，那次演出安排在巴黎歌剧院——Palais Garnier的舞台上表演。

刘：时间这样紧迫，临急受命，有人指导你吗？

林：没有。我只看了一次舞台彩排，他们给我一张舞剧演出的DVD，着我回家去看，跟着录影去学。总之，我只知道必须学会这段舞，必须上台演这个角色。于是，我回到家，花了一整晚重复又重复地看录影光碟，边看边写笔记，又记下舞段的动作方位，走动的位置变化，因这是一段四人舞。

翌日，我便得进剧院，到台上做彩排。舞团负责人员知道我未完全准备好，但我仍然得上台彩排。其他舞演员都鼓励我不妨一试，大家说只不过是彩排而已，不是真正演出。于是，我便照样彩排。往后，更参与了正式的演出。

刘：前任舞团艺术总监本杰明·迈尔皮（Benjamin Millepied）看完你的彩排，后



▲嬷嬷（左）和林雋永
网络图片

来决定聘用你？

林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观众席看彩排，因那时候舞团同时推出两台大型舞剧演出，另一出是《胡桃夹子》，他可能需要去做宣传工作。我估计他当时应该不在现场。

记得跟本杰明·迈尔皮唯一的一次接触只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最后一场演出La Source完场后，他走近我寒暄一番。

刘：本杰明·迈尔皮只在舞团工作了很短的时间，他大量起用新人，不爱按舞团实行已久的制度行事，还扬言要把舞团变成真正国际化的队伍，认为团员应包括多种族的舞者。你是舞团创立三百多年来首位华裔舞团成员，目前团里只有你一个亚洲人？

打破舞团种族屏障

林：遇上本杰明，这大概也是机缘巧

▲梦想成真的林雋永
法国驻港总领事馆供图



▲林雋永早前随巴黎歌剧院舞团到东京巡演
刘玉华摄

合。（笑）除我之外，还有一位韩国女孩，她最近晋升为第一独舞舞者（1st Soloist）；还有一位日裔舞者Miho Fujii，她也是群舞舞者。此外，还有一名黑人舞者，但他是法籍。近期，有很多来自意大利的舞者加盟舞团。

刘：你第二次再去考巴黎歌剧院舞团，终于获取录用，请形容一下你当时的心情。

林：既兴奋又紧张。

刘：考团要考些什么？有总结头一次失败不足之处吗？

林：头一次考团没通过考核试（法文Concours d'entree，意指‘比赛’），在Palais Garnier的舞台上进行，一共要跳两段独舞，第一段是舞团指定的，通常是古典芭蕾舞段，技巧要求很高的那种；第二段是自

选舞段。考核试完了，只会公布排名头六位舞者的名字，不会给予个别舞者评语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缺失在哪里。

本杰明·迈尔皮曾经提及，他想取消Concours年度晋升考试的制度，他觉得太残忍了。其实，在舞校每年升班要通过Concours，要加盟舞团得考Concours，即使入了舞团成为职业舞者，要擢升成为更高级别的舞者，同样要通过每年的考核试，舞者的考核试更是公开予观众购票进场观看的！

本杰明认为考核试这个制度破坏团里的气氛，我个人也感受到在预备考核试的一个月期间，大家争相预约排练室练习，同事之间的竞争气氛十分激烈，相互间接触时往往会感到有点尴尬。由是，大家尽量不提Concours这件事，也避免谈及有关考核试的话题。

刘：舞团有否潜规则，群舞演员必须在团里呆几年才会获晋升？或是按个人的潜质才华晋升舞者？

林：没有潜规则，具才华的舞者可以在很短时间便擢升为高级舞者，甚至获任命为台柱明星（Étoile）。譬如说，深受日本观众欢迎的Mathieu Ganio，他二〇〇一年加入舞团，二〇〇四年便获晋升为台柱明星，其时他年仅二十岁，当然，也有部分人直到四十二岁退休，仍然是群舞演员呢！

刘：记得跟你在舞校访谈时，你提到中三上学期便离开香港，以为到了巴黎的芭蕾舞学校后，会从早到晚在跳舞，谁知抵达后发觉上午要到班上文化课，学习法文、数学、历史等学科知识；下午才上舞蹈训练课。如今成了职业舞者，生活是否如你当初想像般每天时刻都在跳舞呢？

林：加入舞团跟在舞校的情况很不同，现在真的从早上跳到夜晚的感觉啦！每天早上上课练功，直到十一点半至十二点；接着做一些伸展锻炼或强化体能的训练，然后吃午饭。之后，一点半开始排练，直到四点半。完了便准备化妆、暖身……晚上七时演出。若当天没有演出的话，下午排练至七点钟，翌日又开始如上的日程。

我们原则上一星期五天工作，每星期两天休息。舞者的工时也按照法国法例规定的每周最多工作三十五小时计算。我们的排练时间会计算工时，但是早上上课则视作舞者自己练功，不会以工时计算（笑）。若演出的话，则会当作两节排练时间计算。因此，假如舞者同一天晚上要出场表演的话，下午的排练时段便不会多过一节。

刘：这正是你一直梦想想要过的生活？

林：是的。我就是想有这种生活，好开心，终于梦想成真。

刘：在香港出生成长，你十四、五岁便孤身一人到巴黎学舞，离开父母、朋友。之后，考团失败，又要独自打理自己的生活，遇上挫折打击，想必倍感沮丧，有否哭过？

林：有哭过，也曾感到惶恐。我想如今已经消化了之前的挫折、失落，并将之视作考验。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加入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工作，团里的朋友大多数是我的舞校同班同学，可以大伙儿一起倾谈，没有那么孤独。

刘：你也曾对我说，每当跳舞时，你便会感到很开心。现在呢？

林：对。不过，现在比以前困难。如今跳舞，体能上的技巧要求较以往高，跳得较频密。肌肉会感到酸痛，身体又疲累，要多为自己按摩。有时候更遇上抽筋……等问题（笑），但暂时仍然感到很开心。

此外，舞者在法国很受尊重，这是法国的文化氛围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终生制合约在舞蹈界确是少有的，我们隶属文化部，是公务员的合约。四十二岁退休后，仍可领取长俸。这种安全感对职业舞者来说，极为重要。

刘：你觉得自己为了跳舞付出最多的是什么？

林：我有一个不寻常的少年。我最怀念的是我失去了十三至二十岁的少年时期经历，把自己的少年时期完全投放在跳舞方面，全副心机去适应法国的文化、法国的生活，其他的事情从没有经历过，譬如一般年轻人过的大学生活。我知道失去了寻常的少年生活，但这是我的选择。

刘：闲暇时候会干些什么活动？

林：会在家休息，睡觉或弹琴自娱。另外，自修报考法国的高级程度公开试。去年已考了第一部分，今年预备应考第二部分，考试及格的话，打算报读遥距或者网上学习模式的大专学位课程。我觉得自己仍然惦念读书生涯，下一个愿望想考取一个学位资格。（东京专访）



▲林雋永演出舞剧La Source
网络图片



▲为了追寻理想，林雋永（右）付出了很多
David Elofer摄/OnP



▲林雋永（左）庆幸自己能加入巴黎歌剧院舞团
网络图片